

I took God's hand when I heard His call

懷念大哥—彭昭恆弟兄

彭昭英 2024/3/7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sharing>

公元 2004 年的四月，在短短的兩個禮拜內，發生了兩件大事，翻轉了我的人生，甚至是我全家人的生命！第一件事發生在四月的第一個禮拜，我接到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務長的電郵，恭禧我升上了正教授！從此我應該再沒有升遷的壓力了！第二個禮拜約 4 月 7 號（週三），我從二哥（昭明）的口中得知，大哥過世了，在自己的住處，年僅六十！母親瞬間成了白髮人送黑髮人！我的心情也從天上跌落低谷！

其實當時我正準備出遠門，去參加一年一度的教育心理學年會，要離家好幾天。所以，我從辦公室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在臺北的母親、二哥，順便報告升遷的好消息。然而，母親一反往常，聲音微弱，沒有恭喜，只想急著掛上電話，幾分鐘後，二哥才在另一條電話線上告訴我，大哥過世了，他剛從天母大哥的住處驗屍回來，屍體已移至殯儀館，等待出殯。

接下來的幾天，我立刻著手買機票飛回臺灣，與二哥合力辦理大哥出殯的事，也交待助教接手兩堂課的教學與一些雜事，然而因為精神不繼，天天以淚洗面，我已患上嚴重的憂鬱症而不自覺！

安息禮拜

公元 2004 年的四月十九日下午兩點，我們在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的至安廳，為大哥舉行告別式，大廳的中央懸掛著大哥年輕時的像片（[圖 1](#)），氣宇軒昂，眉清目秀，特別能代表我們印象裏美好正常的大哥！母親不克出席，送上一個花圈，祝福「昭恆愛子安息」作為紀念（[圖 2](#)）。在大廳的入口，我們佈置了一個看板，張貼了大哥與親人、好友、同學的合照（[圖 3](#)）。宣召的經文出自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 55—57 節，詩歌選了四首：〈因祂活著〉、〈耶穌愛你〉、〈愛喜樂生命〉、〈萬物的結局近了〉，我在簡述大哥的生平之前，朗讀了新約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16—18 節：

-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4: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4: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與其說這些經文和詩歌是為了送別大哥，不如說它們是為了安慰我們難以言喻的傷痛！當天屍體火化後，於 2009 年安葬在基督教平安園（圖 4）。

I took God's hand when I heard His call

在告別式上，我提到大哥的調皮（如：為每個人取綽號，爸爸的綽號是「斯巴達軍人」，媽媽的綽號是「希臘哲學家」），熱愛生命，才華洋溢，只可惜五音不全！我感嘆大哥的一生太短、太離奇、也太匆匆！追憶大哥的全文如下：

「我們的大哥生於民國三十三（主後 1944）年十一月十四日（農曆）抗戰時期大後方的陝北丘陵，是我父母的次子，我們兄弟姊妹三人的大哥。大哥的生日與父親的生日（農曆十一月十日）只相隔四天，是父親眼中的瞳仁！

民國三十八（1949）年隨父母遷台，先住台北，彰化等地，後定居於新竹。在新竹的十多年歲月裡，大哥先後畢業於民富國小，新竹縣立一中，以及辛志平校長帶領下的新竹中學。大哥每提及新竹時就暱稱那是一塊流奶與蜜之地，是他甜蜜的童年故鄉。

當時由於父親任職於岐山醬油廠，同事的子女中多有年齡相仿，氣味相投的同伴，大哥的童年、青少年、以及青年期都是在充滿愛、呵護、與諸多長輩諄諄善誘的環境中無憂無慮地度過。（圖 5）

民國五十二（1963）年，大哥以第一志願考取國立台灣大學的動物系，盼望展現他熱愛自然界各種生物的研究興趣，然因動物系的學科多要求記憶，與大哥性向相違，於是幾經週折決定轉入台大歷史系，於民國五十九（1970）年畢業。畢業後，先在台大事務組工作，後為台灣電視公司等機構從事翻譯工作，且在家教授英文，數學及中文等科目，前後共三十餘年，所輔導的學生不知凡幾。

今年復活節前幾天（約四月四號），大哥因呼吸衰竭而息了他在地上的勞苦重擔，安息在主懷中，享年六十。我的大哥自幼即聰穎靈活、逗人喜愛，在創作、語文、數理、繪畫等各方面，自年幼起即顯露出不凡的才華。幼年時經父親的指導，在書法、金石上下過功夫，因此寫得一筆好字，常以「晉北逸少」自稱（圖 6、圖 7、圖 8），大哥的字體生動遒翔，彷彿他豪放不拘的個性。在語文與繪畫方面，則承襲了母親的遺傳，作畫栩栩如生，彷彿有靈氣的活物，讓觀賞者印象深刻不能忘懷。

大哥在一生中，自學了日文、蒙文、德文、俄文、波蘭文等，對文字的領悟既深且廣。在翻譯「絲路」電視影集的過程中，可帶上耳機，同時將日文、英文、與蒙文翻成漢文，為此台視公司代表常三顧大哥的茅廬，認為這份工作非他莫屬。

大哥的一生奇特又非凡，認識他的人多以極端的字眼或綽號形容他，如：怪人、山西人中的奇才等等，每一個形容詞或綽號都只描繪了他的一部份而無法全然代表他，我的大哥就是這麼特別，這麼令人難忘！我感謝上帝賜我這位熱愛生命，靈氣十足，又才華洋溢的大哥，我更感謝上帝在他三十歲左右時賜他永生，感動他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他此時已在上帝慈愛的懷中以他火熱的新生命對我們說：

I took God's hand when I heard His call,

I could not stay

To laugh, to love, to work, to play,

Tasks left undone must stay that way.

If my parting has left a void,

Then fill it with remembered joys.

A friendship shared, a laugh, a kiss,

Oh yes, these things I, too will miss.

Be not burdened with times of sorrow,

I wish you the sunshine of tomorrow.

My life's been full,

I've savored much,

A good family, good friends,

A loved one's touch!

Perhaps my time seems all too brief,

Don't lengthen it now,

With undue grief!

么妹昭英（寶寶）

主後 2004 年 4 月 19 日」

我們的臍帶相聯

大哥與我的相聯從我出生的那一刻就開始了！當時，大哥七歲，正要上小學一年級，父親南下去彰化自來水廠工作，姥姥和我們同住在臺北市建國北路，一棟靠近第二酒廠的日式房子裏。1951（民國 40）年九月一號的子夜，大

哥起來上廁所，發現廚房的燈亮著，姥姥和母親在裏頭，但是搞不清楚她們在幹嘛。等早上醒來，他發現身旁有個包得嚴嚴的小娃娃，臉紅東東的，很可愛，是他的小妹妹，大哥興奮不已，背上書包，抬頭挺胸地去上學了，因為九月一號是他啟蒙接受正式教育的第一天，父母親為了這個特殊的日子，預備了一份禮物送給他，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

從此，大哥稱我為「Babe」，其他人叫我「寶寶」，姥姥則叫我「二閨女」（second daughter，有多餘的意思）！我還在強姦中時，讓一對山西同鄉李先舟夫婦看上了，想收養為女兒，因為他們膝下無兒無女。因以三番兩次地上門，拜訪父母親，商量把我過繼給他們的事。大哥搞清楚狀況後，堅決反對，他大哭大鬧，而且撂下重話說：「如果把小妹妹送走，我以後也不要待在這個家了！」從此，大人們才知難而退，打消這個餽主意。

我們之間擁有滿滿甜密的回憶，如：每年的大年初一，大哥領著我們兄妹四人先向父母親拜年，然後向鄰居長輩們拜年（圖 9），之後，就領著我們騎上鐵馬，飛奔上新竹的十八尖山，繞山一圈後，從新竹省中旁的坡道，俯衝而下，體驗驚心動魄的刺激！有一年春節，我腳踏車的煞車失靈了，我在下坡的時候，嚇破了膽，放聲尖叫，深怕撞上省中的校門，成了血肉模糊的肉餅。此時，大哥加快速度，奮不顧身地搶在我前頭，先抵達校門口，要我直接撞在他身上，這才減輕了我的恐慌！

大哥讀新竹省中時，我還在讀小學，寒暑假期間，大哥經常帶我去省中的校園，在大榕樹下，放上兩張桌椅，我們一起看書，一起享受徐徐的涼風！大哥總是耐心地回答我無窮無盡的問題，也提醒我讀書時要靜如處子，收回狡兔的心態（我是兔年出生的！），才能細嚼慢嚥地品嚐出書中的山珍海味，這些寶貴的竅訣，讓我得以按捺住裏面的心浮氣躁，順利準備臺北高中的聯考。

1973（民國 62）年，大學畢業時，大哥像家長一樣，出席畢業典禮，並拍照留念（圖 10）。爾後，我隨著二哥、姊姊（昭芳）的腳步留美讀書，家裏只剩大哥陪伴父母和姥姥，想必清靜孤單，大哥偶爾會寫信給我，有時長篇大論，有時則寄來他的墨寶分享。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送我的一本書，書名「北大荒」，作者梅濟民，在封面的折頁裏，大哥提筆祝福我 24 歲生日，並以北大荒邊境屯民，狀麗生動的拓荒故事勉勵我一生要如此的奮鬥！（圖 11）

坎坷的人生

大哥的出生帶給父母親說不出來的歡欣（圖 12）！因為父母的第一胎（我們真正的大哥）生下來時，白白胖胖的，但幾天後，得了四六風（註：破傷風），皮膚在短短的幾天裏轉成紫黑，因為沒錢送醫救治，才幾週後就撒手離世！等爺爺取的名字從老家寄到父母手上時，孩子已經過世一陣子了，這個名

字後來就成了大哥的名字。母親直到晚年，仍然念念不忘這個孩子說：「你們的那個大哥，生下來是白白胖胖，人見人愛的！」（見【紀念母親—彭賈懷貞女士】一文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Tgnj?usp=drive_link）。之後，母親又懷上一胎，由於喪子的哀痛，心情極為惡劣，第二胎未成形，就流產了。

等到生下我們的大哥，又是白白胖胖的，但幾天後，又得了四六風。此時，母親堅持一定要借錢就醫，才挽回了大哥的生命！從出生到七歲，大哥隨著父母奔波逃難，從陝北的丘陵到西安，飛到上海，再搭船到基隆、落腳在台北、彰化等地，後定居在新竹。這期間，二哥，姊姊與我相繼出世，在短短的七年裏，大哥就學會好幾種方言，能獨立自理，分擔家務，照顧弟妹，「孔融讓梨」，也能為全家買菜！

從七歲上小學至十六歲上高中，大哥的發育看似正常，在瘦長白皙秀氣的外表下，有著冒險犯難，豪放不拘的拓荒者精神。考上高中後，大哥開始在數理、語文、繪畫等科目，逐漸展現出不凡的天賦。幾次的數學、國文競試，都名列前茅！然而，也就在這段時間裏，大哥經常抱怨頭疼，甚至要不斷地敲打頭顱，來轉移頭疼的痛苦！這個情形每況愈下，因此，高三大學聯考前，大哥不顧父親和長輩的建議，決定報考丙組的科系，而非熱門但競爭激烈的甲組科系。

大哥考入臺大動物系後，精神愈發不能集中，再加上當時動物系的課程多要求大量的記憶，非大哥的強項，遂逐漸意識到無法順利取得動物系的學位。於是，在大三結束前，開始修習文學院歷史系的課程，最後歷經七年的大學生涯，終於，在1970（民國五十九）年從歷史系畢業，取得文學士的學位（圖13）。

畢業後，經同鄉陳汝幹先生的介紹，進入臺大總務處事務組工作。然因身心狀況欠佳，工作性質與大哥的性向相違，無法持續下去，從此，再沒有守住一份正規的工作。他經常過著晝伏夜出，日夜顛倒的生活，脾氣時而火爆，時而安靜脫序，好像活在另一個世界裏！

我大二那年（1971），在廚房裏跟大哥爭執起來，大哥開始對我拳打腳踢，完全不聽父母的勸阻，直到他打得精疲力竭，坐在書桌前安靜下來，然後又倒下睡覺才罷休。幾天後，瘀青在額頭上，手臂上浮現出來，為了遮掩，即使在大熱天，我也穿著長袖，戴著帽子。有同班同學問起這些傷痕，我說是自己不小心跌倒撞到的。這種遮掩的方式，是典型的家暴受害者的自保行為，多年以後，我向同學澄清，心中得到無比的釋放！

由於大哥的狀況惡化，不時與我衝突，並暴力攻擊，父親安排我在大四那年住進女生第八宿舍一間八人房的上鋪。我們家住臺北，本來沒有資格申請宿

舍，為此，父親透過關係，給負責分配宿舍的承辦人送了一份禮，才得住進宿舍，真是一鋪難求啊！雖然暫時避開了暴力的風險，然我住宿舍時很想家，也很自憐，因為每次想回去，必須趁大哥不在家，然而這種機會不多，我覺得自己飄泊在外，真是有家歸不得！

大學畢業前，父親一再提醒我要跟隨二哥、姊姊的腳步，申請出國唸書，遠走他鄉，因為父親深知他不能再保護我了，他也無力扭轉大哥日益惡化的狀況，唯一能做的，就是送我出國。1973（民國62）年的夏天父親與我同日在三張犁的第六會所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母親這才放心讓我遠赴美國求學。那天，大哥沒來機場送我。

我帶著複雜的心情出國，一個月後，接獲父親第一封家書，提到母親自從送我出國以後，整整生病了一個月，沒有胃口，也沒力氣應付日常，我得知這個消息，心真如刀割！出國期間，父親每個月固定寄信給我們兄妹三人，一方面關心我們在外求學生活的細節，也讓我們知曉家中的種種近況，母親更是在字裏行間勉勵我們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莫望出國留學的初衷！

約莫出國兩年後，父親的來信中透露出萬般的無奈，因為大哥的情況愈發不可收拾了，經常在無預警徵兆的情況下，彷彿邪靈上身，脾氣失控，會用力打自己的頭，也毆打別人，把最疼愛他的姥姥從二樓推到一樓，差點兒鬧出人命來！又過了一年，姥姥過世了，父親也被診斷出患上攝護腺癌，已經是末期了。雖然我們遍訪名醫，父親也盡力配合各式的療程，最後受癌細胞的蠶食肆虐，在疼痛喊叫中，一口氣接不上而走了。當時，父親只有六十四歲，母親五十九歲，是我們同鄉父執輩中最年輕的寡婦。

我是在1978年九月二十八號的凌晨，接到姊姊從臺北的榮總打來的長途電話，那時我在愛荷華大學教書，是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第一個學期的第一個月，也是第一個教師節！我泣不成聲，瞬間覺得自己成了孤兒，與父親天人永別！父親過世後，母親獨自面對兇悍無常的大哥，在各方的壓力下，毅然挑起全家的大樑。雖然二哥與我期盼母親來美與我們同住，但母親心中時時都記掛著大哥，最終選擇定居在臺北的老家，作個名符其實的獨居老人，以便就近照顧大哥，幫助他走向正常。這期間，我介紹母親去尋求心理醫師的幫助，母親也偷偷地把醫師開的藥混入大哥的飯食裏，然而，只要他發現了，就會對母親大吼大叫，因為藥物的副作用讓他頭腦昏沉，口乾舌燥，十分難受！

母親接二連三地受驚受害，最後求助於臺北療養院，他們派員工來接手，一進門，先給大哥打上一針麻藥，幾分鐘後，大哥就像一頭被制服的野生動物，軟趴趴地倒下去了，接著，再綑綁他的手腳，帶上車，送進療養院。每每目睹此景，母親的心都撕裂成碎片！她白白胖胖，可愛伶俐的長男怎麼成了這

樣？她和丈夫在孩子的教導上犯下了什麼大錯嗎？上帝阿，祢在那裏？祢看見我們的苦情嗎？祢聽到我們的禱告嗎？

大哥每次住進療養院，總要幾個月後，脾氣行為才會漸趨穩定。在介入的療程裏，醫生給他下很重的藥量，要麻痹他的知覺，減緩他的感官，大哥不能像平常一樣讀書、思考、寫作了，人變得遲緩呆滯，四肢麻木，他痛苦萬分。每每哀求母親讓他回家，也答應母親以後絕對不會再威脅恐嚇母親了。母親心一軟，總是簽字讓他出院。然而，一旦出院，他會跟母親算帳，譴責母親送他進療養院是對不起他，等邪靈上身，他還變本加厲地動手打母親！這樣反覆地入院出院好幾次，母親不堪其苦！我身在美國，心情也隨著大哥的狀況，像乘坐雲霄飛車般地，大起大落，看不到盡頭！

母親最終決定與他分開，搬到天母去住，大哥則仍住在吳興街的老家。直到1990年一個秋深的夜晚，大哥謊稱要和母親商量房子改建的事，母親不疑有它，孰知一開門，大哥就一拳接一拳地向母親動手，打得母親鮮血直流，臉上，膀臂上全是傷痕。畢竟，大哥當時身高一米77，體重85公斤，母親完全不能護衛自己，等大哥打累了，倒在床上睡覺後，母親盡快躲進一間房的衣櫃裏，等天微亮，輕手輕腳地離開家，遇到一位好心司機，將母親免費送到姊姊家，姊姊一見到母親，兩腳就發軟，驚嚇之餘，還深怕大哥再追打過來，因為她家裏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

一個禮拜後，我在美國收到姊姊的來信，讀到這段，我全身發抖，欲哭無淚！我的母親真是可憐啊！無依無靠，誰能救她脫離大哥的折磨？誰又能救大哥脫離轄制扭曲他的惡魔？1991年中，姊姊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從此，母親必須天天單獨面對，處理大哥的異常。

大哥人生的最後10年，都是獨居，在住處養了好幾隻貓狗，經常從外面拾回別人丟棄的傢俱、用品、衣物、書籍等，他的住處成了不折不扣的垃圾場，只是他的垃圾是有進無出的！大哥年輕時秀氣白皙的臉孔也消失地無影無蹤，只留下令人百思不解，無窮無盡的遺憾（圖14）！大哥離世的日子，只差復活節幾天，二哥與毛頭哥哥（周希誠）發現他時，已經過世數日了，他的身體腫脹，氣味難聞。後來，在他的住處，發現有毒蛇。我們在準備告別式的過程中，屢屢遇到挫折（如：印表機卡住）。然而，靠著主豐盛的恩典，我們得以順利地為大哥舉行簡單隆重的安息禮拜（圖15）。

安息禮拜後，母親一再想起大哥小時候的童言童語，例如：「天白了，起床吧！」，因為爸媽總在睡前說：「天黑了，睡覺吧！」或「媽，妳翻過來」，因為母親背對著他，正在給二哥餵奶。然而母親一滴眼淚也哭不出來，我則陷入嚴重的憂鬱中，一方面心疼母親的痛苦悲傷，另一方面則自覺軟弱無力，無法安慰母親，因為我也自顧不暇了。除了一個禮拜內該教的四堂課，我無力再關

注其它的事兒了，我丟了好幾把鑰匙，忘了好些該完成的工作，或截止日期。不爭氣的眼淚經常宣洩而下，連在游泳池裏也會觸景生情，暗自流淚。我辦公室的門經常是關上的，因為隨時都會情緒失控，在電腦桌前淚流不止。在這段期間，我不斷地回想大哥的一生：他的才華，他的靈氣，以及他的怪異失常。當我讀到有關印象派畫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生平，或聽到 Don McLean 撰寫的歌曲〈Vincent〉，會心感戚戚，深陷萬丈深淵，再也振作不起來了！

“Vincent from Don McLean in 197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wrNFDxCRzU>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上帝豐盛的恩典

上帝真不在意我們的處境嗎？其實，不然！祂誠然看見了我們的苦情，聽見了我們有聲無聲的禱告！

2004年九月一號，是我的生日，我格外地感傷，又關上辦公室的門，一如往常，在電腦桌前流淚不止。忽然接到一通電話，是我小學同學，史○生弟兄（現為牧師）從芝加哥打來的。他問我在做什麼？我說在哭，然後，把大哥過世的消息告訴了他。他問我想聽他的故事嗎？我說：「想啊！」於是，從九月二號起，他每天寫一段自己的故事，用 email 寄給我，直到寫完，從沒有間斷過。打從第一天起，我就被他曲折的成長故事深深地吸引著！原來他在小學三年級下學期，從我們班上（竹師附小耐勞里）轉走以後，他的父母親離異了，家庭破裂了，他被迫寄人籬下，父親不斷地外遇，將第三者帶進家門，然後又破壞自己重組的家庭，反復三次，共結了四次婚，生了十個孩子，最後的一次婚姻也以離婚收場。史○生十歲以後，不斷地經歷驚嚇、傷痛，他形容裡面「有一部份的我，因為被命運拒絕，被冷落，被遺忘，被留在幽谷的路徑上。」每每讀他的故事，我就感覺內心的傷痛減輕一些，對上帝的恩典和慈愛認識更深刻一些！逐漸地我每天期待收到他的故事，也透過真實的情節更加體驗上帝在他生命中彰顯的奇妙大能！這樣，我慢慢地走出了心中的陰霾。

史牧師的故事取名為〈旅〉，第一章〈起初〉，是這樣開頭的：

「【詩篇 139：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父親生長在中國黑龍江省的一個農村。…」

第二章寫〈夢魘〉，第三章〈叛逆〉，第四章〈流離〉，第五章〈轉機〉，第六章〈成家〉，第七章〈飄洋〉，第八章〈和好〉，第九章〈別離〉，第十章〈服

事》，第十一章〈重溫〉，第十二章〈尋根〉，第十三章〈了結〉，第十四章〈重聚〉，第十五章〈感恩〉，第十六章〈恩惠〉，第十七章〈結語〉。

〈旅〉的故事是這樣結尾的：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好像是一頭走失了的駱駝，離開隊伍迷失在一望無際的沙漠裏。…駱駝的主人知道我的名字，祂來尋找我，祂呼喊我的名字。祂找著我，又帶領我歸回隊伍。…」

【約翰福音 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故事終有結束的時候，但上帝對人的愛卻永不止息。

商駱（史牧師的筆名）2005-07-04」

史牧師的故事最後編輯成一本書，書名為〈爸請聽我說〉（圖 16），現存放在雲端，可供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fNC743Ci1SF4x8xsc_wL7KXSnDwlOJ/view。

就在同一個秋天的十月，我和另一位主內弟兄—張經緯—也取得聯繫，我們是透過臺灣賽仕公司認識的，我也曾和他們夫婦在家裏一同聚會。他得知我大哥的消息後，不斷用聖經裡上帝的話安慰我，分享聖徒的故事見證，帶給我極大的安慰，特別是詩篇四十二篇 5-8 節：

- 42:5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 神。因他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他。
- 42:6 我的 神阿、我的心在我裡面憂悶。所以我從約但地、從黑門嶺、從米薩山、記念你。
- 42:7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 42:8 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的神。

我們從小在新竹一起長大的哥哥、姊姊們，因著我們長年在外，都主動積極地向我們伸出援手，關懷母親，也照顧母親，包括續家（圖 17）、白家（圖 18）、田家（圖 19）、周家（圖 20）、李家（圖 21）等兄姊弟妹們，還有教會裡眾多的基督徒們（圖 22），用無私的愛層層環繞著我們，扶持著我們，我們心中有說不出來的感恩，上帝藉著他們將天上各樣的福氣賜給了我們！

李媽媽（李胡翼軍女士）一向關心大哥的狀況，即使移民到美國，還在信中問起大哥（圖 23）。2005 年的暑假，我得著機會去紐約看望李媽媽，也順便拜訪楊媽媽，重芬姊，小瑗哥一家（圖 24）。隔年，李媽媽在紐約安息主懷。

上帝實在瞭解也在意我們的處境！【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4a、12b 節】。

因著上帝豐盛的恩典和憐憫，我們全家和姥姥從 1960（民國四十九）年起陸續信主、受洗、參加教會聚會，也持續在基督的真理上長進。各樣的困難考驗堅固我們信靠主的心，禱告更加迫切了！1978（民國六十七）年，父親在病重的末期，與母親同心禱告，將我們兄妹四人奉獻給主，盼望我們不但信主，更要愛主，事奉主！為此，我天天感謝讚美我的神，我的救贖主！還有什麼樣雙親的祝福，比這樣的祝福更美？更可貴的？

大哥的一生所教給我們的功課

今年的四月就是大哥過世整 20 年了，在這 20 個年頭裏，我沒有一天不想到他的，我也常想：我從大哥的一生學到什麼功課？細細數來，的確，學到不少，就像上帝豐盛的恩典！略舉一二，和讀者分享！

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聖經的無誤，我們若早點兒信主，早點兒接受聖經的真理，就能明白大哥的情況牽涉到靈界的權勢，原來我的曾奶奶（爸爸的奶奶）是交鬼的，這事兒是父親親口告訴我的。當時我讀心理系三年級，修了一門實驗心理學的課，授課的劉老師把乩童（靈媒）吃火把或自殘的行為解釋成自我催眠，我覺得匪夷所思，回家問父親，父親才解釋說：「這叫作“頂神”，妳的曾奶奶就會這些。」父親小時後還親眼見過有人上門求問，在曾奶奶面前點上一柱香，她就會進入昏迷狀態（trance），然後，開始“說預言”或“解答問題”。有時候還用南腔北調，或童子、男人的聲音說話！等曾奶奶醒過來，她會精疲力盡，十分虛脫，而且，完全不記得剛才發生的事，或說過的話！

因著曾奶奶交鬼的罪，我們成了恨上帝的家族，上帝要追討這個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 5b 節〉，我們兄妹剛好是第四代。從在母腹中，大哥就受了咒詛¹，他一生受盡了邪靈的攪擾，控制與折磨！我們卻以為他是天生叛逆，不守常規，故意偏差，其實他是這個罪的受害者，他是完全不得已的啊！當他正常時，他是多麼有趣熱情，多麼愛他的家人啊²！

在我們四兄妹中，曾奶奶交鬼的事父親應該只告訴了我，這事兒在一次與主內的姊妹（任東華）深層的禱告裏，再次浮現出來。在東華姊妹的幫助下，我向主承認這是罪，也根據聖經的真理斷開我與這個罪以及這個罪所帶來的一

¹ 與大哥同名，生下四、五天就夭折，雙親真正的長子，也是被這個罪所牽連，所遭害的。

² 大哥對我們的愛體現在他為我們每個人取的綽號，和他對這個家的犧牲奉獻！

切後果（如：上帝的追討），無論是在我個人，或母親、兄姊的身上！於是當晚我得了徹底的釋放³，也開始勤讀聖經，相信聖經，並經歷神話語的大能！爾後，主賜我力量完全饒恕大哥，更積極為全家人在主內的長進禱告，因為永恆的生命才是唯一的重要！

主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有一天讀到以賽亞書四十九章 24—26 節，直覺這是主給我們全家的應許！

49:24 勇士搶去的豈能奪回、該擄掠的豈能解救麼。

49:25 但耶和華如此說、就是勇士所擄掠的、也可以奪回、強暴人所搶的、也可以解救、與你相爭的我必與他相爭、我要拯救你的兒女。

49:26 並且我必使那欺壓你的喫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樣。凡有血氣的、必都知道我耶和華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贖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我們的祖先雖然與神為敵，然而，上帝的愛卻臨到了我們，赦免、塗抹、遮蓋我們一切的過犯！撤去律法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讓我們可以仗著十字架誇勝【歌羅西書第二章 13—15 節】！我們的新生命與基督緊密相連，有聖潔，有盼望，我們會在新天新地裏，在基督的腳前團圓，直到永永遠遠！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³ 有關斷開的禱告，可參考葉光明牧師的講道錄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cm8JPOiGoU>.

加插的照片

圖 1



圖 1 遺照，取自大哥年輕時的像片（2004 年 4 月 19 日）

圖 2



圖 2 母親送的花圈（2004 年 4 月 19 日）

圖 5



圖 5 我們全家在雍南化工廠的廠長續光清的籌劃下，一起去日月潭玩了幾天
約 1957 年

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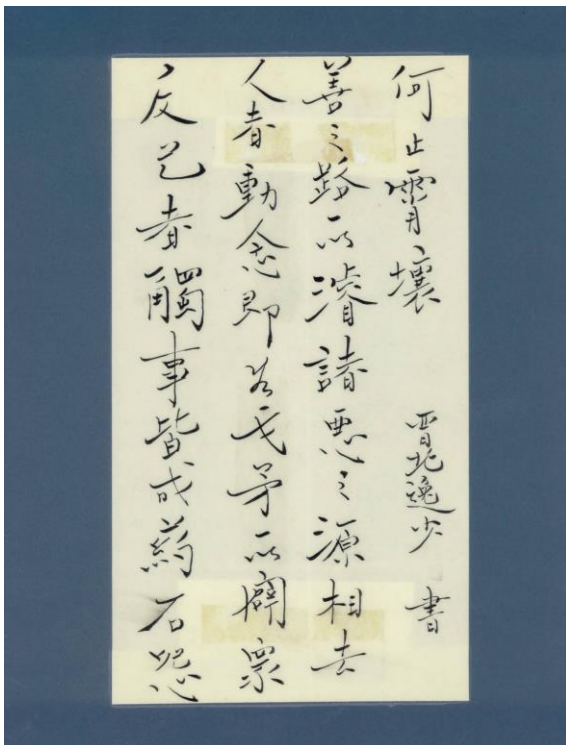


圖 6 大哥的墨寶—1

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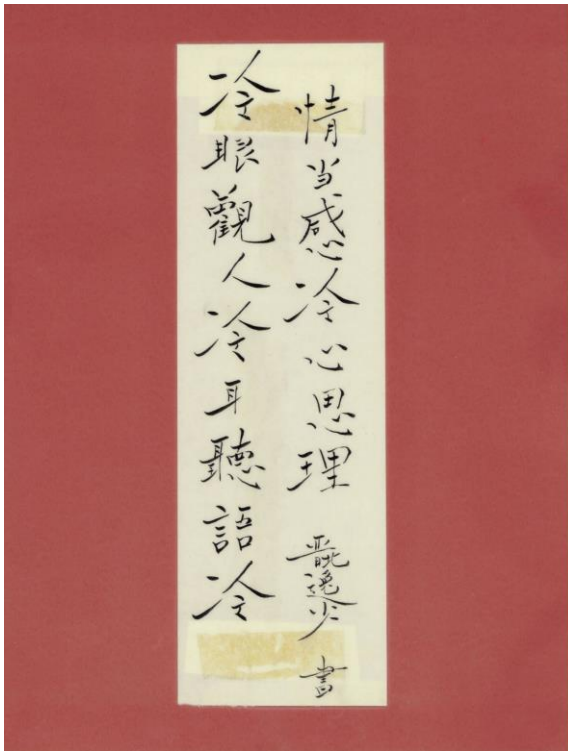


圖 7 大哥的墨寶—2

圖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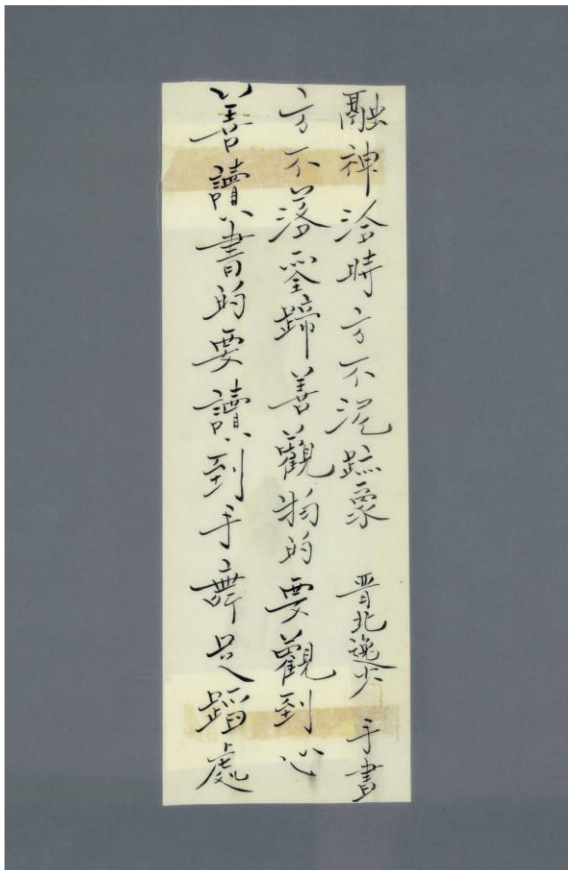


圖 8 大哥的墨寶—3

圖 9



圖 9 大年初一拜完年後與白家、朱家、周家的蓉蓉攝於新竹中華路天主堂前
約 1960 年

圖 10



圖 10 大哥參加我的大學畢業典禮 1973 年 7 月

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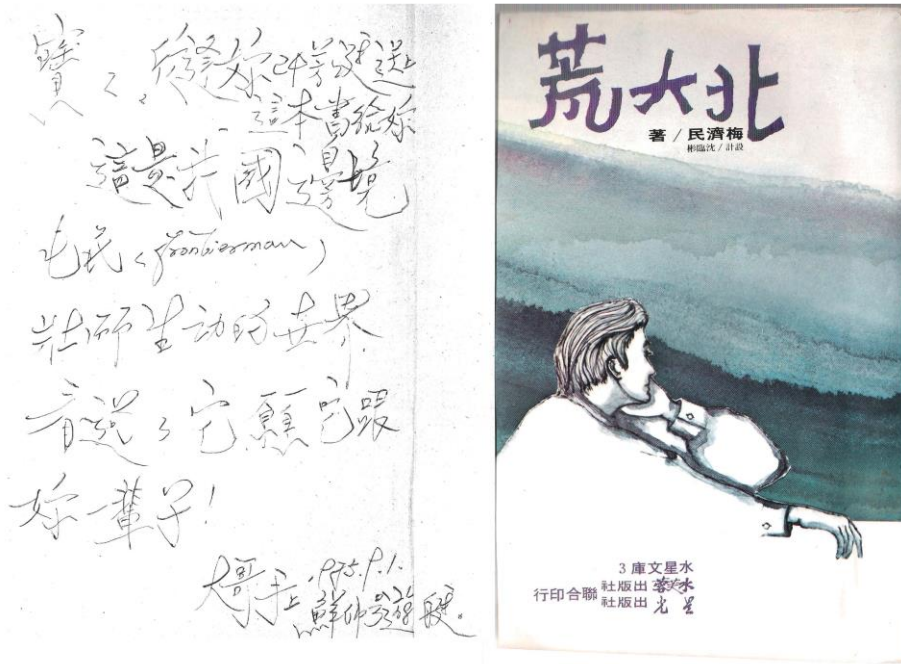


圖 11 大哥送我的 24 歲生日禮物—梅濟民的書〈北大荒〉

圖 12



圖 12 父母親於大哥昭恆周歲時與姥姥、舅舅、姪姪合影 1945 年

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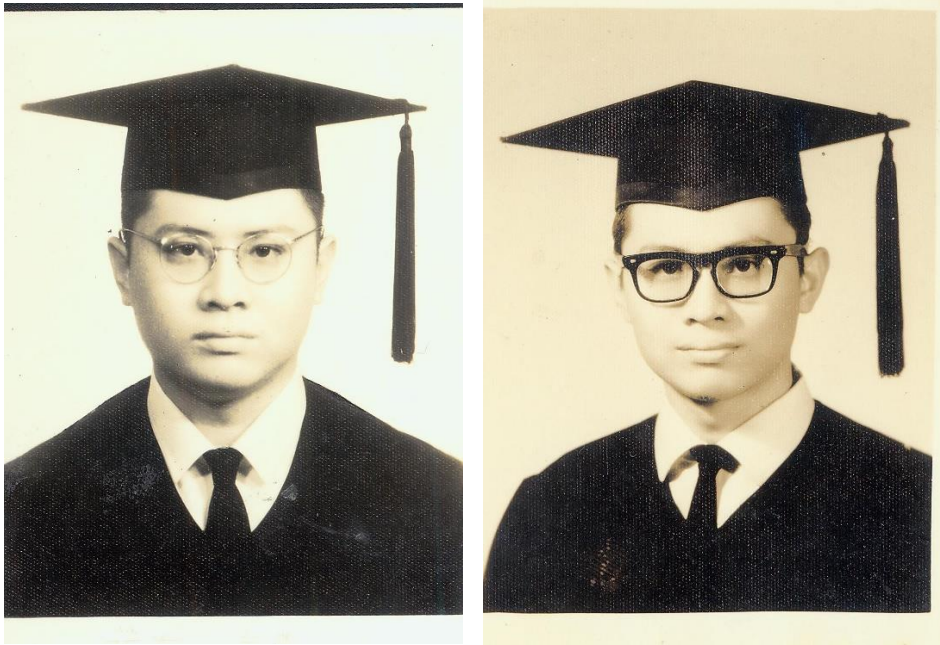


圖 13 大哥 1970 年取得臺大歷史系的學士學位

圖 14



圖 14 小瑗哥哥為大哥在天母住宅前拍攝的，1990 年 7 月

圖 15



圖 15 大哥的安息禮拜 2004 年 4 月 19 日

圖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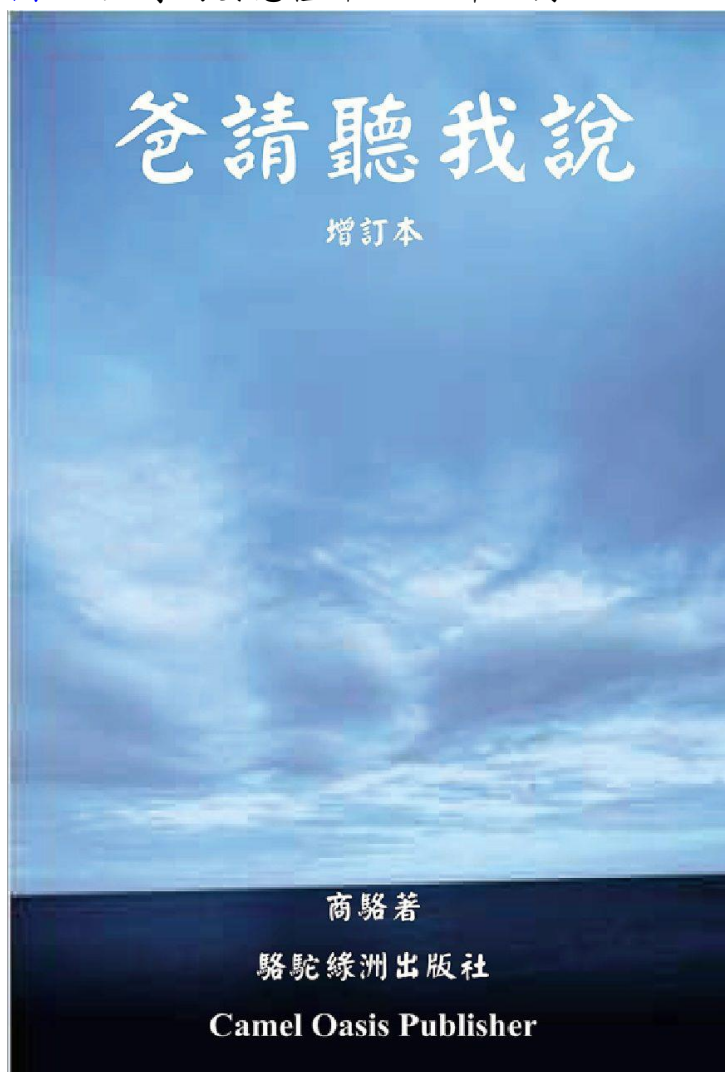


圖 16 史○生牧師的見證書，放在雲端，可以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fNC743Ci1SF4x8xsc_wL7KXSnDwlOJ/view

圖 17



圖 17 母親與續伯伯、續媽媽、續姊姊、白伯伯、白媽媽、周伯伯、周媽媽、

大童小姐攝於臺大校園

圖 18



圖 18 母親與白伯伯、白媽媽、維禎姊、維喜哥及我攝於白家 2003 年

圖 19



圖 19 母親與田伯伯、田媽媽攝於田家二樓的陽台 2000? 年

圖 20



圖 20 母親與周媽媽、張華芸（蓉蓉之女）及我攝於臺北吳興街火鍋店 2005 年

圖 21



圖 21 母親與李偉宗及我攝於住宅一樓 2003 年

圖 22



圖 22 母親與朱師母及我在聚會中 2003 年

圖 23

李媽媽 12/13/1986

昨天你才接到你的賀卡和信真是使我喜出望外請你告訴你們家人
 的消息我出獲至寶已十年沒有見到你們的媽媽及你們兄弟了也不想你們也理解
 念在台灣的許多的老朋友尤其是在新竹工廠裡朝夕共的朋友因「意」過去的種種環境
 猶在目前然而現在在各方面欲想見面真不容易
 印州我們曾在那兒住過四個月三年前11月初飛印州第二年因三毛要理工作就
 隨他們遷到加州聖地牙哥在那兒住了將近四年去年二月因三毛被友人邀回台
 灣科學園工作他們打算學家遷台不滿意已我們共子女又回到紐約依靠上大學
 婦生活小瑗夫婦仍在聯合國工作他們僅存的一個兒子已滿九歲現讀小學研
 究三毛在台北工作僅三個月因看不慣那些工作人員的作風又回到美國仍在
 聖地牙哥一家生化公司做研究工作他與三毛在一家診所當牙科醫生他們也有一女
 一兒女兒已滿五歲兒子滿四歲三毛尚不滿意本月二十日他們全家將來紐約度假
 順便陪我做七十歲的生日小瑗上月出差到波士頓經過來紐約看些我們在此住一
 週他的女兒已開車明年將升大學兒子現讀初中二年級他們生活都很不寂寞
 我在聖地牙哥住時認識鄰居羅政玲夫婦他們是由維州遷到聖地牙哥的
 我問及他們說請你代他們說和作很熱並讚你是為何地優秀天
 也因為你這世姪女而感到榮幸和驕傲你是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願證明
 有位很愛你的男友是美國人他很尊敬你也很疼你不知你們現在是否已歸
 籍良緣甚念
 小瑗現在在臺灣新竹科學園全有公司工作他多半的時間是在洛城有事就
 全台跑他現在在美國台灣向頭跑真是一個大忙人
 如有有事來紐約請不要忘了到我們這來住幾天我的電話是(516)466
 2519 不多寫了 祝 你
 身體健康 新年萬事如意
 請告訴我你媽媽的地址
 你大哥現在是否已很正當了

李媽媽手書 1986
12.13

圖 23 李媽媽於 1986 年 12 月 13 日寫給我的信，信中表達對大哥的關心

圖 24



圖 24 我於 2005 夏去紐約看望李媽媽、楊媽媽、重芬姊及小瑗哥

圖



母親與大哥、二哥攝於大學畢業典禮 1969 年 7 月

圖 4



父母親攝於臺大傳園，大哥、二哥的大學畢業典禮 1969 年 7 月

